

思州文学

SIZHOUWENXUE

2006 年卷（总第十四期）



思州 文学

SIZHOUWENXUE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景福令主编

2006 年卷 总第十四期

《思州文学》杂志社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田景丰/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广西工学院教授、中国著名作家

刘章/《诗刊》编委、《中华诗词》编委、中国著名诗人

张永健/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海泉/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副会长、中国著名诗人

蒋登科/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西南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编

景福令/中国乡土诗人协会理事、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岑巩县文联主席、贵州省岑巩县地方志办主任

副主编

柳文坤/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岑巩县文联副主席、贵州省岑巩县民宗局局长

陈永祥/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岑巩县文联副主席、贵州省岑巩县政府办副主任、贵州省岑巩县国防办主任

肖俊/贵州省岑巩县文联副主席、贵州省岑巩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目录

小说

-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 王福银译→三个梦游症患者的痛苦 14
李晓夏→小说二篇 21
丁大林→进京陪考记 25
柳君→寂寞深秋 34
吕金华→看果苗 39

诗歌

- 唐小蝶→玫瑰庄园(组诗) 99
王梁→在春天建立天堂 108
黄贵辉→游览仙人桥 151
李世成→诗歌二首 148
玉镯儿→白狐 159
杨正鹏→诗歌三首 152
张鸿→看见诗人紧握瑞雪深情 156
欧阳海霞→惑 154
石峻→诗歌二首 158

散文

- 田景丰→散文二篇 17
彤管源→散文二篇 78
谢玉和→院落之恋 96
丁诺→散文二篇 174
景象→童年趣事 177

中国乡土诗人婺源笔会作品小辑

- 宋海泉→诗歌二首 41

- 叶文祥→树木情缘 43
景戈石→在婺源与诗歌对话 46
桂纯友→诗歌七首 51
褚婷→静读婺源 58
褚婷→诗歌三首 60
马长富→婺源咏六首 63
方桂德→诗歌四首 66
包国祥→诗歌三首 68
金土→情爱集 70
张春海→金土写《宏运翠海花园》 74
许泽夫→宋代词人 76

思州风

- 景福令→岑巩沙子坳战斗 1
兰干武→谁感动了上帝 11
姚治彪→岑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79
石艳→红军故事二篇 187
《思州文学》编辑部→岑巩县文联大事记(六) 191

评论

- 景戈石→评论二篇 161
姚瑶→奔走的老虎 169
龙艳→小说林中的一朵奇葩 172

美术摄影

- 王蒙→刊名题字
紫凝→摄影作品(封二)
叶迎春→封面、封底及版式设计

本期责任编辑:景福令

历史纪实

岑巩沙子坳战斗

景福令

岑巩县沙子坳战斗,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二团,在贵州岑巩县境内打响的一次较为重要、较为残酷的战斗,这次战斗,有力地牵制了黔军及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力量,为掩护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主力部队南撤,为确保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的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时间,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为发展湘鄂川黔边的革命斗争,为红二方面军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岑巩沙子坳战斗,在岑巩历史上,或中国革命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红六军团,是由长期战斗在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组成。一九三三年六月,中革军委决定,由湘赣的红十七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和红十八师共同成立红六军团。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调集了一百万大军,出动两百架飞机,向中国共产党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正当红三军在黔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同时,中央红军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军事路线,反对“积极防御”、“持久战”等战略方针。在战术上,则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全面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犯下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致使红军完全陷入了不利的境地。中央红军屡战失利,各路国

民党军步步逼进,苏区日益缩小,红军遭受很大损失。为了吸引和牵制部分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会电令红六军团退出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实际上,不仅要求红六军团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红二军,更重要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索路线,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以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湘西、黔东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同时决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六军团行动,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军团党委),作为红六军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

红六军团根据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随即召开了十七、十八两师政治工作动员会议。分析了形势,传达了任务,统一了认识。八月七日,红六军团9758人,由江西逐川县的横石出发转移,八月十二日,红六军团在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宣布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关: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西征部队包括红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及红校学生。肖克兼十七师师长,王震兼十七师政委;十八师师长龙云,十八师政委甘泗淇。当晚,部队从寨前圩出发,挥师西征。

红六军团的神速行动,震动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何健命令刘建绪率部驰往衡阳,发现了红六军团有抢渡湘江意图后,急调重兵防堵湘江;广西派廖磊率第七军两师向道县、零陵行动,配合湘军阻挡红六军团西进。八月二十四日,军团军政委员会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放弃在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一九三四年九月上旬,红六军团转战湘西,九月十八日,红六军进入湖南靖县新广地区,随后于九月二十日进入贵州黎平、锦屏等地。

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王家烈十分恐慌,立即在镇远、剑河一带堵击红军在黔发展。王家烈在镇远成立行营,任命黄烈侯为行营参谋长,主持行营工作,任命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黔军第一、第六两个团到大小广、八卦河一带堵击。是时,李觉率十九师6个团的湘军,廖磊率第七军9个团的桂军也尾随红军进入锦屏地区。

自九月二十六日后,红六军团先后进入贵州境内的剑河、黄平、施秉、瓮安、余庆等地。十月六日,后卫十八师五十二团达到石阡走马坪,并继续向甘溪前进。十月七日,红六军团前卫部队在李达参谋长率领下,于上午10时,当部队进入甘溪街上时,突与国民党桂军廖磊部队遭遇,因是仓促应战,再是桂军占领有利地形,红六军团处于不利的峡谷地带,红六军团被迫

截成三段,由此红六军团陷于湘、桂、黔三省敌军二十四四个团的包围之中。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中受挫失败。下午,军团决定撤走,主力队伍在王震率领下,向镇远大地方转移,龙云师长主动请求应战,随即十八师直及五十二团受命由后卫改充前卫,当晚在走马坪宿营。八日,十八师五十二团遭桂敌追击,与之开战。从十月九日以后,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之间的路腊、马溪、紫金关一带,与敌周旋。十月十三日,龙云师长率领十八师五十二团以前卫的身份,向思南方向进发,十四日准备进占板桥。当前卫抵达板桥时,发现湘军已驻那里防堵,龙云与五十二在离军团主力部队两公里的茅坝宿营。前哨与湘军开战,湘敌不断增援阻击,军团主力决定南撤,龙云带领五十二团全体官兵担任军团主力南撤任务,与敌人展开激战。当十八师直随军团转移时,遭敌人的民团截击,十八师政治部及伤员被冲散,军团主力与后卫部队失去联系。至十月十八日,红五十二团经石阡谢家坡、甘溪至黑滩一带时,被数倍于红军的湘桂黔敌军围困在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困牛山上。困牛山,悬崖峭壁,山腰怪石嶙峋,山下河道,水流湍急,地形险恶,河面均被敌人封锁。红军抢占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经三昼夜激战,红军弹尽粮绝。子弹打完了,红军战士就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打击敌人。100多名红军战士被迫退至困牛山悬崖边,为了不泄露军队的秘密,为不愿当俘虏,便毅然集体跳崖,壮烈牺牲了,大部分战士在围困中与敌人搏斗时英勇牺牲,团长田海清亦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此次战斗史称为“困牛山战斗”。十月二十日,十八师师长龙云率五十二团战士200多人,于石阡县川岩坝血战突出重围,复向白沙方向转移,夜宿老君山蒙人湾树林里。二十一日,龙云师长率领由困牛山血战突围出来的五十二团二百多名战士,向军团主力撤离方向前进,经石阡白沙、走马坪、国荣、扶堰、甘溪等地,过镇远县羊场地区的天印、都坪一带。二十三日晚,由都坪出发,经拱桥、五倍桥过龙江河,走凯磅上冠壁山,深夜于其地的山上小坳宿露营。

当时的岑巩、镇远、玉屏县等地,国民党岑巩县县长李林(兼青溪、岑巩、玉屏联团副指挥),从十月六日至二十六日先后发出近二十份电令,命令各区乡纠集民团,强迫民众在红军来路的大小路口,纷纷设立哨卡,构筑碉堡,阻拦红军,并收编土匪部队,委以要职,共同对付红军。再加上李林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大肆诬蔑红军,使老百姓对红军十分恐惧,一听红军路过,便惊恐不安地上山躲藏。二十三日晚,布匹商人杨通成由凯磅寨上冠壁山藏布匹时碰上红军,返回凯磅寨后大肆宣扬。当地联保主任杨光尤和

民团队长何吉安等人,知道此事后,立即告之反动黔军,并纠集天印、拱桥、都坪的民团几百人,收编了的土匪部队几百人,约1000多人,于拂晓前悄悄摸上冠壁山。国民党反动民团团丁杨通芝,摸到红军岗哨处,喊红军缴枪,用梭标刺杀红军,红军眼疾手快,倏即便将杨匪击毙。面对着比红军多数百人的敌人,龙云师长头脑清醒,决定保存实力,向大山密林方向撤走。随即带领五十二团官兵走魁楼坡,向岑巩县境内的龙田亮溪方向前进,当部队撤走至到处都是高山密林的沙子坳时,却遭遇了在那里已经守候多时的国民党二十五军第四旅十五团金祖典团1000多人的伏击,而后面又有1000多名敌方追兵,顿时红军陷入困境,但红军战士仍然斗志昂扬,在龙云师长的指挥下,沉着、勇敢地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于是一场沙子坳战斗就这样打响了。这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200多红军战士与2000多名敌人的、极端恶劣的战斗。

沙子坳,位于岑巩县龙田西部,距今龙田镇11公里,离岑巩县城63公里,是一座耸立在岑巩县龙田镇境内的连绵起伏的高山密林,海拔670米。其山占地面积11平方公里。旧时沙子坳,因四周山大林密而显得阴沉可怖,遮天蔽日,被树木掩遮的山路时隐时现,道路模糊,走在山林里,即使有太阳,也是阴森森一片。树木里野兽成群,鸟雀乱鸣,龙云师长带领200多名红军在沙子坳上行走时,只听到前方鸟兽飞奔时的惊恐鸣叫声。

龙云师长率领红军战士沉着地面对着自己多数倍的敌人兵力。龙云师长首先命令部队抢占山头,占领了有利地势。凭借一处高地,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疯狂的、猛烈的炮火。在战斗的间隙,龙云首先将部队分解成三支力量,凭借着沙子坳岩石突兀,杂草丛深,沟壑深深,山路迷离的有利条件,寻找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突围。龙云带领一支力量,对付国民党黔军金祖典的十五团,并迅速地、又一次地争夺到了有利地势,英勇地打击了蜂涌而上的敌人。其余两支力量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分别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民团和被国民党收编了的土匪部队,寻找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准备突围。为了节约弹药,狠狠地打击敌人,龙云师长命令战士,一要沉着,二要冷静,直到当敌人走近时再开枪,力争做到稳、准、狠地打击敌人。黔军1000多人在金祖典的疯狂指挥下,一次又一次企图争夺有利地势的梦想被打破了,只留下了无数的死尸,与几十名受了重伤的敌人倒在阵地上喊爹叫娘。敌联保主任杨光尤和民团队长何吉安,纠集的反动民团、土匪等1000多人无数地冲锋,也被红六军团五十二团的战士们打退了下去,几十个国民党反动民团、团丁就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毙,

受伤的敌人有的乱喊，有的狂哭，一副狼狈不堪的场面，数十名敌人见到红军作战之英勇，敢于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一个个胆怯了。有几十名抱头鼠窜的敌人，当即被杨光尤、何吉安等反动首领枪毙。英勇无比的红军战士，在沙子坳的战斗过程中，一个比一个的英勇，一个比一个的沉着，极大程度地大灭了敌人的器张气焰。在天快要黑的时候，黔军金祖典带领十五团敌人与敌首杨光尤、何吉安带领的团丁数百名敌人从三个方向，同时向龙云师长及五十二团的战士们冲上去，妄想在天黑之前把五十二团与龙云等消灭掉。这是一次十分猛烈地面对面的战斗，战斗异常地残酷与无情。面对数倍于红军战士的敌人，情况十分危急。轰天动地的手榴弹的爆炸声、机关枪哗啦啦地穿梭声，夹杂着敌人的狂嚣声，把整个沙子坳都搞沸腾起来了。已经是朦胧时的天空，被战斗时的火光照得红红的。而就在这时，两名红军战士乘着时明时暗的光芒，从敌人冲锋的旁侧，英勇无比，视死如归地冲入了黔军的十五团，顿时敌人慌了手脚，正准备将枪口对准红军战士时，相隔不过几秒钟的六颗手榴弹被红军战士相继拉响了。黔军七八十名敌人当场被炸死，尸首四处飞散，有的敌人被炸伤。也许真叫祸不单行，龙云师长的一颗正义子弹从黔军敌团长金祖典的左耳根穿过，穿入了另外一名敌人的心脏。顿时，敌人惊恐万状，金祖典在他们的爪牙的护送下，立即逃下了沙子坳。沙子坳上，留下了数百具敌人死尸，还有几十名重伤敌人仍在山上喊天呼地。民团杨光尤、何吉安带领的反动派民团更是不堪一击，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仓皇窜下了沙子坳。

敌人虽然被龙云师长及五十二团的战士打退了，但是十多名红军战士却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想起昔日的战友，战士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另外两支红军力量，由于不太熟悉沙子坳地形，加上山头上的敌人太多，未能突围成功，只是在突破的过程中消灭了几十名敌人。

而这时，龙云师长及红军战士们已经是两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战斗暂时停下来以后，才感到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软绵绵的。停止了战斗，沙子坳上已是一片漆黑。通过红军战士的侦察，要突围沙子坳，困难重重。山下的四周都布满了敌人。当时，红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吃饭问题，喝水问题。可是山上哪有饭可吃，哪有水可喝。龙云师长及百多名红军战士分成两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负责寻找水源，打水饮用，特别是看见那些受伤的红军战士嘴唇就干渴起泡了，开裂了，红军战士心急如焚。几名红军战士一连摸黑走了好几里山地，也没有找到水源。另一支分队的红军战士，本想在山上找些野果子充饥，可一是因为天太黑，看不见树上野

果子,再可能是因为山林太大,野兽、鸟群太多,野果子早被它们采撷得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恶劣条件下,红军战士只好在山上扯野菜嚼草根,以充饥,维持生命必需的食物。因为长时间的作战,红军战士受伤后所需的药品已成为十分棘手的问题。战士受伤后,没有药物,就只好利用沙子坳的野菜嚼烂后,敷在受伤的地方。有十多名红军战士受伤了,子弹或弹片有的穿在人的脚上,有的在手上,有的在肩膀,有的在腹部,英勇的红军战士躺在地上,一声也没有哼,只是想办法止住从身体内流淌而出的鲜血。激烈战斗的那阵子,没有一个红军发现受了伤,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心里只是如何打赢这场仗,如何歼灭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与人民作对的敌人,如何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何尽快地解放全中国,让贫苦的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人。他们在战斗中,一个比一个地英勇,一个比一个更加奋勇杀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永远装着:对敌人充满了无比地仇恨,对人民充满了永远的爱。

十月的日子,在白天气温还比较适宜,在夜里,人们都感到有些冷起来。红军战士们就在沙子坳上,弄了一些干柴,在一块空地燃起了熊熊大火。一是可以驱寒,二是可以借助于火光,给受伤的红军战士取出子弹,取出弹片。在极其缺医少药,甚至没有药品的条件下,给战士动手术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让人痛苦不堪的过程,医生、护士、红军战士,都不忍用眼睛去看,但又必须认真地看着十分残忍的手术过程。几名受伤的红军战士就躺在地上,正在那里接受医生的治疗。由于没有消毒药品,医生只得将手术刀放在火上炙烤,用此土方法消毒。往往总是两名红军战士,拉扯着一名受伤战士的手脚,让医生用刀子,在战士受伤的地方,把肉一片又一片地割开,找到子弹或弹片后,再用镊子强行把子弹或弹片从肉体内取出来,然后用烧红的木炭紧压在伤口处炙烤,以免伤口发炎。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但受伤的战士中,没有一个流下一滴眼泪,有几名战士就是在手术的过程痛昏死了过去,也没有轻易地落下一滴泪。在他们的心里,男人有泪莫轻弹,男人就应该顶天立地,特别是红军战士这一词,更加坚定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这也注定中国工农红军必将取得最后的、最全面的、最伟大的胜利。

十月二十五日,天刚刚麻麻亮,黔军十五团及民团等一千多名敌人便从四面八方向沙子坳红军占据的高地冲了上来。龙云师长及五十二团的战士们,早就预料敌人会再次冲上来的,于是红军战士们早已作好了歼灭敌人的准备。沙子坳周围的敌人太多,龙云师长知道要想突围是十分困难

的,那里山高路陡,怪石林立,要想冲出去,损失将更加沉重。针对那种客观实际,龙云师长对如何尽可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保存实力,对如何打赢这一仗,在战术上,重新做了调整,将红军战士集中在一个战略高地,充分地利用有利条件,狠狠地打击敌人。在敌人尚未爬向沙子坳时,龙云师长与红军战士已经在高地垒起了许多能够滚动的岩石。黔军十五团及敌联保主任杨光尤和民团队长何吉安,一边叫嚣,一边带着他们帮凶、爪牙向沙子坳山上爬,当敌人爬到半山腰,只看到五六名红军战士在那里坚守阵地时,敌人异常兴奋,于是便命匪兵疯狂向前冲。当匪兵们冲到距离红军阵地只四五十多米时,看见只有两名红军战士边打边撤离阵地时,敌人嚎叫起来了,谁知红军从敌人旁侧的一棵大树上连续扔下了五枚榴弹,顿时把敌人炸得尸首四飞,敌人死伤数十人。敌首杨光尤、何吉安命令敌人赶紧后撤至二三百米远的地方。而从另外两个方向向红军阵地爬去的黔军敌人也被打退后,敌人们慌了手脚。龙云师长及五十二团近二百人巍然不动地坚守着阵地。黔军十五团金祖典与杨光尤、何吉安于是改变了战术,将所有力量合为一股,企图从一个方向将红军消灭。因为敌人人数较多,一千多人,是红军的数倍,敌人想用人数的多寡来决定战斗的胜负。敌人的再次冲锋,乌黑一片的敌人,在金祖典的指挥下,一步一步爬向红军阵地。让敌人感到意外的是,红军的枪声愈来愈少,敌人哗啦啦的枪声几乎淹没了红军的枪响。敌人想,红军是不是也被消灭了,只留下十来个人。一百米时,红军阵地还有四十来个红军战士在作战,七八十米时,红军阵地的战士又少了几个人,只有四五人了,到五十米时,敌人好像只看到了两个红军战士,顿时敌人再次疯狂起来,敌首金祖典命令敌人快速冲上去,不要打枪了,企图把那两名红军活捉。当敌人距离红军阵地只有二十米时,敌人只听到轰隆隆的声响,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是近一百名红军战士一起从阵地高处掀动巨大的圆形石头,向山下滚去。这时,红军的枪声也响起来了。敌首金祖典与杨光尤、何吉安因在敌群的后面,逃跑得快些,否则也一并丧命。红军战士在这次敌人的冲锋战斗中,非常顺利地就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打死了两百多名敌人,缴获了敌人数百支枪,还有子弹。

狼狽为奸的敌首金祖典和杨光尤、何吉安知道这次战斗仍然无法战胜红军,于是再次逃下了沙子坳,企图另想办法,消灭红军。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敌首金祖典、杨光尤、何吉安重新组织敌人数百人,从沙子坳的四周爬向红军阵地。龙云师长带领红军战士,依然沉着地应对着敌人。从清晨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冲

锋都被红军打退了。但由于红军战士缺乏增援，敌人在不断地增援。红军虽然仍然占据着有利地势，但因为战斗持续时间长，红军战士牺牲不少，上百名红军战士光荣牺牲。战斗仍然在继续。天快要黑的时候，敌人发起了猛烈地进攻。增援后的敌人力量更为强大，有如满天的乌云。因为红军是连续性的行军、作战，特别是红军多日未进食，极度疲劳，再加上受伤的红军战士未得到及时医治，当天色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只有几十人的红军战士被数百人的敌军冲散，红军丢失了阵地。

这场战斗，持续了四天三夜，由于红军没有得到增援，红军的子弹用完了，就用刺刀与敌人拼命。因为敌人太多，红军战士大多在与敌人的战斗时，光荣牺牲，部分红军战士被俘。十月二十七日，夜里，龙云师长孤身一人突出重围，穿越荆棘横生的高山密林，从亮溪坡、桐木坪向岑巩龙田龙马方向行进，准备北上江口，追寻红六军团主力。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截红军前进，在龙马店一带四处设卡进行堵截，并调集了龙马、安坪两个保的团丁、乡兵80多人放哨守卡进行防范。这些情况，龙云同志全然不知，当他走到关庄（今龙城镇安坪村）伪保长杨世忠的碾坊里时，碰到了杨世忠正在碾米，龙云同志不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叫杨世忠给他带路往江口方向去。杨世忠见是一个红军，就假惺惺地满口答应：“要得”。本来路在外边，杨世忠偏将龙云同志带往里边哨卡上走，引入虎口。当杨世忠把龙云带到千古田曾老友的一块苕土里时，杨世忠就放声大喊：“你们快来哟，这里有一个共匪。”正在龙马店、千古田一带放哨的伪乡兵队长杨和清和另一伪保长杨世执听到喊声，就慌忙带了一伙乡兵跑来。当龙云同志正准备向前奔跑时，便被一名堵在前面的反动乡兵曾令洪撵上去用杆子在他腿上杀了一刀，龙云同志仍以顽强的毅力全力奔跑，当跑到约二百米远的麻栗恼的堰沟边时，龙云同志因流血过多，一头栽倒在地，不能动弹，从而被敌人所抓，陷入魔掌。这些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在抓到龙云同志后，就立即把他身上穿的衣服剥光，抢走手枪、望远镜，捆着押到龙马店寨上看守，有的坏家伙还嚎叫要当场把龙云同志杀掉。当时，龙马店寨上有个穷人曾老友看到这帮坏家伙这样残酷虐待龙云同志，心中十分不忍，便拿了一件衣服给龙云同志穿上，并给他吃了一碗饭。

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乡兵队长杨和清等人将龙云押至龙颈坳（龙田）区公所，交给区长甘泰霖，后被一个曾在龙云所部当兵，突围时被敌人俘虏的叛徒出卖，甘泰霖知道了龙云的身份，便于二十九日，把龙云师长交给岑巩县政府李林，不日交给贵州王家烈，最后被押到湖南长沙，不幸光荣牺牲于

湖南长沙。龙云同志牺牲时,仅二十六岁,龙云是红军中一位杰出的指挥员,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参加了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领导的“平江起义”。自20岁起,龙云同志一直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五纵队第十一大队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第五军团随营学校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并担任西路军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瑞金中央红军学校第一队队长;中共苏区第五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七军二十一师师长、补充师师长;湘赣军区参谋长兼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红六军团西征时,党委任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十八师师长等职。曾参加中共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岑巩著名的沙子坳战斗,损失是惨重的,二百多名红军战士大部分光荣牺牲,小部分被捕,惨遭杀害,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龙云同志被捕后也被杀害。究其失败的原因是:

一、在主观方面:(1)中革军委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前期,向红六军团迭电命令向黔东南方向前进,目的是在湘黔边吸引更多的敌人,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这个战略目的红六军团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的。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在向红六军团下达命令的同时所通报的敌情是不准确的。敌军不但没有南移,反而在红六军团向江口前进的道路上设下重兵,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接受的是一个错误的导向和指挥,导致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战斗中失败,致使红六军团十八师龙云及五十二团等二百多人在石阡川岩坝血战突出重围时,不得不向不利于红军方向的镇远、岑巩前进,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由于未能得到后援主力部队的支援,导致沙子坳战斗失败。(2)敌情对红六军团来说是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当红六军团分两路从石阡龙溪进入河坝场等地,准备经石阡县进入江口地区,此时24个团的敌军正向石阡急进。湘、桂、黔三省敌军经过精心策划,早已从东西南北布置就绪,形成了对红六军团重重包围圈,敌军兵力相当于红军的五倍以上。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红六军团未能突破敌人包围,以至准备重渡乌江愿望无法实现,返回石阡境内又遭湘军和黔军的堵截,致使龙云率领的五十二团与主力失去联系,最后于石阡川岩坝困牛山与敌血战三昼夜终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突围的龙云,又在岑巩龙田被黔军和民团俘获。敌人的精心布置和敌众我寡,使红军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这是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五十二团二百多人在岑巩县沙子坳失败的又

一重要原因。(3)红六军团在岑巩、石阡、镇远等黔地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没有做好,由于未能深入群众,人民群众不知道红军队伍是为谁服务,是为谁谋利益,红六军团十八师龙云师长及率领的五十二团未能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部份人民群众反而听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红军在沙子坳上被围困时,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致使红军在岑巩沙子坳战斗中处于劣势,最后导致完全失败。

二、在客观方面:(1)红六军团十八师龙云师长及五十二团根本没有掌握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的军事情况,在红军仓促进入沙子坳时,未有知道在岑巩沙子坳地区敌人已经做好了精心的布置工作,而且力量数倍于红军队伍,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红军在连续的四天三夜的敌人围困下,由于寡不敌众,导致沙子坳战斗失败。(2)红军连续作战,过度的疲劳,特别是给养不足,甚至断绝的情况下,即弹尽粮绝之下,没有后援部队或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种孤军奋战、艰难困苦的恶劣条件,导致沙子坳战斗失败。(3)红军对岑巩沙子坳一带地形地势不熟悉,加上沙子坳一带山高路陡,沟壑纵深,草木丛生,树林繁密,这也是红军沙子坳战斗失败的原因之一。

岑巩县沙子坳战斗,对于岑巩历史而言,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斗,由于它有力地牵制了黔军与民团等敌对势力,为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时间,两军团会师,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增强了革命战斗力,为发展湘鄂川黔边的革命力量,为红二方面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沙子坳战斗沉重地打击了黔军及岑巩、镇远反动民团,国民党反动政府等敌对势力,削弱了敌人的有限力量。再是,沙子坳战斗唤醒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已经麻木的人民群众,让人民真正认识到红军是一支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军队,为今后壮大红军队伍起到了积极而意义深远的作用。

2005年11月1日初稿,2006年7月7日稿于贵州岑巩

谁感动了上帝

兰干武

去年,贵州省岑巩县的一位读者看了我采写歙砚的文章,就问我,知道思砚吗?我说不知道。他又问,知道思州吗?我还是不知道。他很失望,说那你去查查吧,并提醒我,先有思州,后有贵州。

我立即查阅了相关资料。

岑巩县,古称思州,禹贡时期属荆州西南裔,秦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唐始置思州,后多有兴废。思砚,因产于思州八景之一“文石涵星”(即今岑巩县思旸镇星石潭),故称思州石砚,简称“思砚”;思州古为“南蛮”之地,唐宋时期曾设蛮州,因而又有“蛮溪砚”之谓。此外,或因其色黛,有称“黑端”者;复因其上含黄铜矿,亦有称“金星砚”者,不一而足。相传蛮溪砚为季仲使用过,如果属实,则有4000年的历史了;还有一些文史资料记述,王羲之、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人使用过思砚;苏东坡有一首《呼童净洗涵星砚》,诗云:“紫潭出玄云,翳我潭中星。独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清代,思砚用作贡品,康熙帝即将其作为御用之物;上世纪60年代初叶,周恩来总理多次询问思砚的现状,并敦促恢复生产……这些记载,令我汗颜。作为一个书法专业报的记者,并且正在做有关文房四宝的系列报道,而对历史悠久的思砚一无所知,惭愧。

我向10多位全国知名书家通报了这一情况。他们竟然与我一样,此前也不知思砚为何方之物。看来,不仅仅是我孤陋寡闻的问题,思砚在本省也一定存在问题。于是,我决定去实地考察。

今年二月底，我到了岑巩。岑巩县城四面环山，正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当日，我们冒雨前往岑巩县思州石砚厂参观。它的工作间不大，很简陋，有2名工人在劳作，一旁燃着锯末取暖，张小平厂长介绍说，现在天气冷，人都回去了，平时有十来个工人。我发现砚工在凿砚石时，石上出现一条条的金丝。张厂长说，这就是它被称作金星砚的缘故。思砚属于粘土岩，杂有点状、线状、块状等不同形状的黄铜矿。与其他砚石的传统工艺一样，他们也是将这些金星巧妙地雕刻成鱼虫鸟兽的眼睛，或者是花卉的花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过，思砚多为浮雕，立体感很强，这有异于其他几种名砚。因其含有矿物质，思砚现在还没有机械加工，哪怕是前期的雏形，全为手工雕作。随后，我们参观了该厂的门市部。门店也不大，陈列的思砚不多。张厂长告诉我，现在每年只能制砚1000方左右，还不一定能全部卖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及其他部门为了送人，作为礼品购买的，自然销售的极少。

我请他取出一方思砚，砚石色黑如墨，坚润如玉，哈气即潮。我用墨条磨着，极易发墨，且匀且黑，色泽上佳。可见所云“水石殊质，浑金璞玉，云滋露液，惜墨惜笔”，并非虚言。那一颗如铜钱大的金星，金属质感特强，像是一方磨得铮亮的古铜镜，光彩可鉴，这种特质，是其他砚石未曾见到的。如果就发墨而言，也不比端砚或歙砚差。

除了这个店子外，整个县城还有两家铺子，也是经营思砚，但规模更小，冷冷清清，所制也就是常见的龙凤之类。据说，岑巩现有砚工仅数十人，且大多数水平平平。思砚在产地如此，也就难怪鲜为人知了。

翌日，雨雪交加。岑巩县书协主席陈永祥、思州石砚厂厂长张小平和我三人去星石潭。车子把我们送到龙江河边，拦河坝太窄，车无法过河。张厂长指着下游不远处的一座山峰说，那就是著名的白崖悬棺葬，星石潭古砚坑就在它对面，我们必须穿过河坝，步行过去。

这是一段艰难的路程。

有几处陡峭的土坡，因雨雪而泥泞，很难走。我们三人搀扶着，哈腰而行，虽无生死之虞，但随时可能滚一身泥，或掉进河里。陈主席也是第一次来，感慨颇多。张厂长则“笑傲江湖”。他说，这与思砚的发展历程仿佛。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73年岑巩县工艺美术厂成立，但因种种原因，几起几落。张小平1988年进厂学艺，一年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厂里的骨干。可是，工厂很快就下马了，张小平只好郁闷地外出打工。这期间，他仍然带着石头，坚持学习制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毅然决然回到